

則是負天生我之厚恩。故人當以伊尹之任爲法。若其非道非義。天下弗顧。千驪弗視。一介弗取。一介弗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要皆以仁潔身。要于行堯舜之道。以覺民救民而止。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於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舜爲平世民主之聖。文王爲撥亂世君主之聖。皆推不忍之性以爲仁政。得人道之至以爲人矩者。孔子祖述憲章。以爲後世法程。其生自東西夷。不必其爲中國也。其相去千餘歲。不必同時也。雖跡不同。而與民同樂之意則同。孟子所稱仁心仁政。皆法舜文王。故此總稱之。後世有華盛頓其人。雖生不必中國。而苟合符舜文。固聖人所心許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教
說

孟子微

南海康有爲

序

一王之起。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爲之先後。疏附禦侮。而後大業成。一教主之起。亦何獨不然。必有魁壘。雄邁。龍象。蹴踏之元夫。巨子。爲之發明。布濩。而後大教盛。不惟其當時。而多得之于身後。若佛教之有龍樹。基督教之有保羅是也。孔子改制創教。傳于七子。其後學散布天下。徒侶六萬。于是儒分爲八。而戰國時。孟荀尤以巨儒爲二大宗。太史公編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繼以孟子荀卿列傳。誠知學派之本末矣。昔莊生稱孔子之道。原天地。本神明。育萬物。本末精粗。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在。後學各得其一體。寡能見天地之容。故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大道遂爲天下裂。嗟夫。蓋顏子早歿。而孔子微言大義。不能盡傳矣。荀卿傳禮。孟子傳詩書及春秋。禮者防檢于外。行于當時。故僅有小康據亂。世之制。而大同以時未可。蓋難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該人事。故兼據亂升平太平。

孟子微

(一)

之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深得孔子春秋之學。而神明之。故論人性。則主善而本仁。始于孝弟。終于推民物。論修學。則養氣而知言。始于資深逢源。終于塞天地。論治法。則本于不忍之仁。推心于親親仁民愛物。法乎堯舜之平。世蓋有本于內。專重廓充。恃源以往。浩然沛。汗若決江河。波濤瀾汗。傳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其視禮制之末。防檢之嚴。蓋于其道稍輕。故寡言之。蓋禮以防制爲主。荀子傳之。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事爲之防。曲爲之制。故荀子以人性爲惡。而待襲括之。傳小康據亂之道。蓋得孔子之粗末者也。以傳學旣殊。不能解蔽。故非十二子篇大攻孟子。所謂寡能見天地之容。而大道不能無裂也。夫天下古今遠暨歐亞之學。得本者。攻末語粗者。忘精。印度哲學之宗。歐土物質之極。蓋寡能相兼。鮮能相下者。吾國朱陸之互攻。漢宋之爭辨。亦其例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撥亂。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惟其時宜。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背。四時錯行。日月並明。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天地所以爲大。而孔子所以爲神聖也。苟非其時而妄行之。享鐘鼓于爰。

居被冕繡于猿獫則悲憂眩視亦未見其可也故誠當亂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亂而已舉佛法之精微以語凡衆亦必眩視茫然不解所謂也故佛乘有大小根器有上下孔子則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制法之本立義之原不能告衆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然則精粗本末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輕也如東西牆之相反而相須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車冰炭之相反而相資以成用也故孟荀並尊已在戰國時而太史公並傳非謬論也宋時心學大盛于是獨尊孟子乃至以上配孔子稱孔孟焉夫孟子不傳易寡言天道之精微于孔子天地之全尙未幾焉雖然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養氣知言故傳孔子之道霹靂而雷聲者也雖荀子非難之亦齊之于聖孫子思以爲傳仲尼子游之道今考之中庸而義合本之禮運而道同證之春秋公穀而說符然則孟子乎真傳子游子思之道者也直指本來條分脉縷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義舍孟子乎莫之求矣顏子之道不可得傳得見子游子思之道斯可矣孟子乎真孔門之龍樹保羅乎若夫論者因孟子發民貴君輕之義譽子貢過于

仲尼則未之知。孟子傳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孟子之義由子游子思而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升平之說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以爲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大醫王藥籠中，何藥不具。其開方也，但求病瘳，非其全體也。病變則方又變矣。無其病，又不能授以藥也。豈有傳獨步單方，而可爲聖醫乎。未知孔子太平大同之道，天地之全，而以一言爲輕重去取，是猶入智井而遇燈，乃謂日月不明，不如燈也。其于觀聖也，不亦遠乎。夫天地之大，測者難以驟明也。孔子之道之大，博深高遠，當時弟子已難盡傳。子貢已謂得見宮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寡矣。數千年之後，學而欲知孔子之道，其益難窺萬一，不待言也。雖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于渾儀。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蓋孟子之言孔道，如導水之有支派，脉絡也。如伐樹之有幹枝葉，卉也。其本末至明，條理至詳，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門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矣。雖未登天，圍而入地，隧乎亦庶幾見百官之車服禮器焉。至易至簡，未有過之。吾以信孟子者，知孔子，惜乎數千年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不揣愚謬，探

原分條引而伸之。表其微言大義。不能循七篇之舊。蓋以便學者之求道也。非敢亂經也。若有得于此。則七篇具在。學者熟讀精思焉。不尤居安而資深乎。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光緒二十七年冬至日南海康有爲序

孟子微

孟子微

南海康有爲學

總論第一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之學術皆在道性善稱堯舜二語爲孟子總括即爲七篇總提孟子探原于天尊其魂而賤其魄以人性之靈明皆善出子天生而非稟于父母厚待于人舍其惡而備其善以人性之質可爲善推之青雲之上而人不可甘墮于塵土也蓋天之生物人爲最貴有物有則天賦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故可以全世界皆善愷悌慈祥和平中正無滄詖之心無愁欲之氣建德之國妙音之天蓋太平大同

世之人如此、堯舜者太平大同之道也、孔子立三世、有撥亂、有升平、有太平、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勝野蠻、撥亂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堯舜、選賢能以禪讓、太平大同之民主也、孔子刪詩、首文王、刪書、首堯舜、作春秋、以文王始、以堯舜終、孟子傳孔子之道、故師慕堯舜、文王一切議論、舉以爲稱、而孟子尤注意于平世、故尤以稱法堯舜爲主、人人皆性善、人人皆與堯舜同、人人皆可爲太平大同之道、不必讓與人、自諉其責任也、故以有爲責其上者、直法堯舜、次者斟酌時勢、亦可法文王、世雖有三、道似不同、然審時勢之並行不悖、故其道只有一、一者仁也、無論亂世平世、只歸于仁而已、此孟子第一義、孟子之道、本末分明、如大樹之有根本枝葉、此其根本也、得此根本、餘枝葉皆可推尋矣、學者宜留意焉、孔子改制之道、君主首先信受奉行者、自魏文侯後、莫滕如文、公滕文公以至善之質、可行平世之道、雖國土極小、然世界本自無盡、置大國小國于天下、中則一也、但有一地一人先開其規模、太平之世、自可漸演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不忍人之心，仁也，電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謂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發之于外，即爲不忍人之政。若使人無此不忍人之心，聖人亦無此種，即無從生。夫一切仁政，皆從不忍之心生，爲萬化之海，爲一切根，爲一切源，一核而成參天之樹，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愛，人道之文明，人道之進化，至于太平大同，皆從此出。

孟子直指出聖人用心爲儒家治教之本，霹靂震雷，大聲挾發，學者宜體驗而擴充矣。人之性善，于何驗之，于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見之。人性兼有仁義禮智四端，故獨貴于萬物，參于化育，大人小人之異，視其擴充與否耳。孟子直截責人自賊，專意教人擴充，夫人有惡而防絕之甚難，人有善而擴充之甚易，待人以惡而立峻法以降伏之，何如與人爲善，引之高流而鼓舞之，故言遏惡則猶懷滅伏之萌，與人鼓舞，則人懷進上之念，蓋言性惡者亂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檢制壓伏爲多，荀子之說是也，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進化向上爲多，孟子之說是也，各有所爲，而孟子之說遠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人人有是四端，故人人可平等自立，自謂不能，是棄其天與之姿，卸其天然之任，墮于惡下，失于自立，故謂之自賊也，先王者孔子也，孔子爲教主，稱素王，春秋作新王受命，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凡孟子荀子孔子孔門後學所稱先王，皆孔子也，莊子論墨子曰：其道太毅，去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離于天下，其去

王也、遠矣、蓋天下歸往謂之王、今天下所歸往者莫如孔子、佛稱法王、耶稱天主、蓋教主皆爲人王也、天下同之、天下不往墨子、故不得爲王、既天下歸往、孔子安得不爲王乎、此道德之王、王有萬世、若當世人主、以力服人、只可稱爲霸、如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亞力山大成吉斯拿破、命皆然、不得稱爲王也、後世人不知道、誤以人主爲王、則不知力服德服之分、王霸之別、反疑教主之稱王、此則大惑者、顛倒白黑、驚亂東西、不足以語于大道久矣、宜以春秋孟子正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雖有內外體用之殊、其爲道則一、亦曰仁而已矣、夫仁者相人偶之謂、莊子曰、空谷之中、見似人者而喜、凡人之情、見有同貌同形同聲者、必有相愛之心、故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傳子思之道、故直指曰、仁者人也、以人行仁、人人有相愛之心、人人有相爲之事、推之、人人皆同、故謂合人與仁、即爲道也、然則非仁即不得爲人、即不可以爲道、或以爲鳥獸則有矣、不可以爲人

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孔子以仁爲道，故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傳之，由撥亂至于太平，仁之至，則人人自立而大同。老子以不仁爲道，故以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韓非傳之，故以刑名法術督責鉗制，而中國二千年受其酷毒。蓋源之清濁既異，則其流有不得不然者。故言道當審其本也。

今譯者引人道義，何不推孟子此說，可謂忘祖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孔子立三世之法，撥亂世不能遠，故但親親，升平世仁及同類，故能仁民。太平世衆生如一，故兼愛物。仁既有等差，亦因世爲進退大小。大同之世，人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禹稷當平世，視人溺猶己溺，人飢猶己飢，人人平等，愛人若己，故平世之仁廣遠，不獨親親矣。顏子當亂世，鄉隣有鬪亦閉戶，惟被髮而救同室，故知亂世但親親，其時不同，故其理亦不同也。然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知尊祖者，則愛同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知尊天者，則愛同生，我受天之氣而生，衆生亦受天之氣

而生，是各生物，皆我大同胞也。既我同胞，安有不愛，但方當亂世升平，經營人道之未至，民未能仁，何暇及物，故僅能少加節制，以少殺機，故鈞而不綱，弋不射宿，魚鱉不尺不食，不弭不卵，秋氣肅殺，乃伐山林，捕鳥獸，春夏則禁爲之，至于太平世，衆生如一，必戒殺生，當時物理化學日精，必能制物代肉，則虎豹豺狼之獸，久已絕種，所餘皆仁獸美鳥，衆生熙熙，同登春臺矣。佛之戒殺，在孔子太平世必行之道，但佛倡之太早，故未可行，必待太平世，乃普天同樂，衆生同安，人懷慈惠，家止爭殺，然後人人同之也。凡世有進化，仁有軌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軌道大小，未至其時，不可強爲，孔子非不欲在撥亂之世，遽行平等大同戒殺之義，而實不能強也，可行者乃謂之道，故立此三等，以待世之進化焉。一世之中，又有三世，據亂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據亂，如僅識族制親親，據亂之據亂也，內其國，則據亂之太平矣，中國夷狄如一，太平之據亂也，衆生若一，太平之太平也，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爲九世，又可推八十一世，以至于無窮，孔子之仁，亦推于諸星諸天而無窮，孟子先發親親仁民愛

物三等之凡例于此其餘學者可推之自內以及外至于無窮無量數焉可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人倫者、人道之自然、人生所必交之序、而不能離者也、人倫之道、乃人人天命性中之仁所自有、而行之久暫精粗大小淺深、恐未能適得其宜、惟聖人累經考驗、擇其至精善者、修治而施行之、切于人情、可爲人法、如爲方員者之不可離規矩、堯舜是也、堯舜之道、君臣則明良揖讓、天下爲公、選賢與能、黎民則順則忘力、軒鑿鼓舞苟如韓非李斯之事秦、以法術督責之術媚其君者、謂之不敬、以鉗制壓伏待其民者、謂之民賊、故堯舜可以爲法、而幽厲可以爲戒、厲王暴虐、民得放流之于彘、幽王闇昏、戎乃殺之、此如英渣理第一、占士第二法路易十六之見殺逐于民矣、孟子又總

大道而言之、只有仁與不仁二者、二道實一道之正負也、此乃該括天下之大道、一切治教之得失進退是非、皆以此決之、此一言乃孔子論道之總要、提綱揭領、大聲疾呼、判黑白之途、別善惡之界、分上下之達、辨是非之門、鑒于今故禍福之由、驗乎興衰存亡之理、得此入門、乃不惑于歧誤、據此立論、乃可辨乎是非、雖事有萬殊、不出二道、特以其分數多少、等差之而已、一念之出入、行事之從違、學者宜知決擇矣、吾嘗爲百度人表、以仁不仁差之、等其分數、以爲其入度之多寡進退、一切政教萬化、皆括于是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人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人之責任。誰使之然。昔伊尹以爲天使之也。以仁爲任。民智未開。則覺其愚。民有患難。則同其凶。故一在覺民。一在救民。乃天生人道之公理也。人人皆曰天生。故不曰國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則直隸于天。人人皆獨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親。如兄弟然。但生身有先後。故知覺有先後。而其同有知覺。同宜覺。其後知後覺。則一也。人不知斯民同爲天生之同胞。則疎之遠之。視人之肥瘠。困苦患難。漠不憂心。如知其同出于天。爲大同胞。大同氣。如幼弟然。則愚冥安得不教之。其不被己之友

愛安得不引爲己過。此堯舜之道。伊尹之任。並非過爲也。乃其知覺如此爾。凡物之有無是非得失從違。皆視其所覺。昔嘉慶之時。中國人不知拿破侖。則安知戰伐殺戮之慘。如此自漠然無所憂心。今萬國交通。各國戰事。畢陳報上。則德攻法之師。丹全城皆焚。法攻俄彼得堡。逃師盡沒。今閱其影畫。火烟漲天。頭顱遍野。爲之惻傷。推之火土諸星之生人。吾地上人漠然無視。若能見覺。同此惻傷。自此外而推之。諸天內而推之。微生物莫不皆然。若皆覺其婉轉呼號。知其呻吟痛楚。應皆惻然。故病狂者。雖親喪而言笑自如。無所覺故也。況于家國。彼何關痛癢焉。故愚夫只養一身。或養一家。或營一職。甚者一身之中。僅養一體。蓋覺性極小。彼盡力以奉覺性之命。故也。若能知天民之任。自有惻然于大同胞。而日思覺之救之。其不能覺不能救。則引爲己罪者。故人人如何。只視所覺。堯舜伊尹孔子孟子之覺。與常人不同故耳。先師朱京卿諱次琦字子襄曰。天生人耳目手足與物殊。便當盡人之任。天生我聰明才力。過于常人。豈天之私我哉。令我爲斯民計耳。故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若自私其才力聰明。

人人性善。堯舜亦不過性善。故堯舜與人人平等相同。此乃孟子明人人當自立。人人皆平等。乃太平大同世之極。而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堯舜之資格矣。此乃孟子特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爲聖人。凡人亦可自立爲聖人。而文王不可時時現世。而人當時時自立。不必有所待也。此乃升平世之法。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豪傑之資格矣。此皆孟子鼓舞激厲進化自任之特義。蓋自立進取乃人生第一義。萬不可自棄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何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力能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鄰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皆孔子之大義也。中庸惟天下至誠。惟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元曰。大經者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孔子志在春秋以經世。行在孝經以崇本。蓋人道非天不生。非父母不生。三合而後生。本仁于父母而孝弟。本仁于天而仁民愛物。皆人性之次第也。父母兄弟之親。親乃不忍之起原。仁雖同而親親爲大。仁雖普而孝弟爲先。若經營國民。恩及庶物。而忍于家庭。薄于骨肉。則厚薄倒置。不合人理。苟非行詐矯僞。則爲驚外逐世。非真人道也。故苟有忍心。則一切忍之可也。否則不忍之愛心。實發端于骨肉。安有忍于骨肉。而能愛及民物乎。且旣忍棄骨肉。亦何必愛民物。故聖人之愛其國人也。尤愛其家人。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後世矯激之說。及于聖人之道矣。夫堯舜之聖至矣。

孟子言堯舜之道。以爲不外孝弟。可謂直指了當。大孝不遺。永錫爾類。蓋非愛同類。不爲孝也。此言仁之本。當法堯舜之孝弟。至謂人人可爲堯舜。乃孟子特義。令人人自立平等。乃太平大同之義。納人人于太平世者也。孟子之進人道于文明至矣。人豈可復放棄不任哉。蓋任爲人之要義。故孟子頻頻特發明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鷄。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飽不煖。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不忍之心。在親親。孝弟是也。不忍之政。在仁民。井田是也。孔子之道。內外本末並舉。旣仁于父母。思錫其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夫失所。納于隍。思所以安樂平均之。

故創爲井田之制。令人人得百畝之地而耕之。五畝之宅而桑之。上可養父母。下可畜妻子。中可以養生送死。田產平均。人人無甚富貧。升平之制也。曲禮曰。獻田宅者。操書至。可見古無授田之制。孟子稱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疑一王初起。無盡易天下田畝之理。實不可解。蓋未知夏商周之制。皆孔子所託三統之制也。孟子學孔子。開口卽言仁政之實。告齊滕改舊制。而力行以救生民者。則只此井田而已。井田之法。以春秋公羊宣十五年稅畝。何君注述口說最詳。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臯陶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一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

井田以爲市。故俗語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防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二母彘。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餘夫。餘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墮塙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且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讀。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

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歲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愚謂生人皆同胞同與。只有均愛。本無厚薄。愛之之法。道在平均。雖天之生人。智愚強弱之殊。質類不齊。競爭自出。強勝弱敗。物爭而天自擇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聖人調之。故凡百制度禮義。皆以出于平而後止。而平之爲法。當重民食爲先。古者大地未通。有土生財。以農立國。故造平法。莫先農田。立政莫先于王者。起化莫先于一夫。故別公田私田。以養君子野人。計夫家丁口。以爲授受墾易。田中自井。葱韭廬舍。桑荻菜畜。鷄豕瓜果蠶織。葬喪。凡養生送死。皆取具焉。邑中自里黨學校。樵採緝織。歌和求詩。畜儲兵車力役。選舉。凡官民相交。人情所有者。咸備。

當據亂草昧之時。荒地尙多。道路未通。工商未盛。欲民安樂。莫良于此。滕文公首行之。李克盡地力。亦畧行之。至後魏有口分世業之田。周唐以興。太宗時。每夫授田五十畝。貞觀之治。號稱甚盛。實行井田之效也。但國土太大。既不封建。授田甚多。口分世業者。鄉成于縣。縣成于州。州成于戶部。稽察既難。奸究易生。至高宗顯慶之世。口分田卽廢。後無能行者。然近者中國生人太繁。分田不足。亦實不能行矣。若移民東三省新曠。以實空虛。則猶可行。至各國殖民之地。若新闢之美洲。草昧之巴西。則固可行之。英人傅氏言。資生學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議。傅氏欲千人分十里之地。以生殖千人中。士農工商之業。通力合作。各食其祿。此則孔子封建之法。但小之耳。終不能外孔子之意矣。蓋均無貧。安無傾。近人羣黨。大倡均貧富產業之說。百年後必行孔子均義。此爲太平之基哉。但據亂世人少。專于農田。升平世人繁。兼于工商。然均平之義。則無論農工商而必行者也。井田什一而籍者。亦孔子先農者一影耳。若以工商大公司爲一封建。則督辦司事。卽君公士夫。而各工夥。卽其民也。人執一業。羣

以授俸于公司之中。飲食什器衣服備矣。休沐游之。立學教之。選舉升之。力役共之。非一農田之小封建哉。歐美之大農。及大製造大商。參于議院。引于宴會。則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矣。備于禮樂。孔子井田封建之制。施之據亂世而準。推之太平世而準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權開議院之制。蓋今之立憲體。君民共主法也。今英、德、奧、意、日、荷、葡、比、噠、日本。皆行之。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顧問官也。諸大夫。上議院也。一切

政法以下議院爲與民共之。以國者國人公共之物。當與民公任之也。孔子之爲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也。堯之師錫衆曰。盤庚之命衆至庭。皆是民權共政之體。孔子創立。而孟子述之。惜後世人君爲老子。韓非。尊君卑臣。刑名法術。督責鉗制。所亂此法不行耳。然酌于君民之間。升平之善制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蓋國之爲國。聚民而成立。天生民而利樂之。民聚則謀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禮樂政法。皆以爲民也。但民事衆多。不能人人自爲。公共之事。必公舉人任之。所謂君者。代衆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爲衆民之所公舉。卽爲衆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東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爲主。而君爲客。民爲主。而君爲僕。故民貴而君賤。易明也。衆民所歸。乃舉爲民主。如美法之總統。

然總統得任羣官。羣官得任庶僚。所謂得乎丘民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國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也。孟子已早發明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此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春秋要旨分三科。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以爲進化。公羊最明。孟子傳春秋公羊學。故有平世亂世之義。又能知平世亂世之道各異。然聖賢處之。各因其時。各有其宜。實無可如何。蓋亂世各親其親。各私其國。只同閉關自守。平世四海兄弟。萬物同體。故宜飢溺爲懷。大概亂世主于別。平世主于同。亂世近于私。平世近于公。亂世近于

塞。平世近于通。此其大別也。孔子豈不欲卽至平世哉。而時有未可。治難躡級也。如父母之待嬰兒。方當保抱携持。不能遽待以成人之禮。如師長之訓童蒙。方用夏楚收威。不能遽待以成學之規。故獨立自由之風。平等自主之義。立憲民主之法。孔子懷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爲亂世發也。以亂世民智未開。必當代君主治之。家長育之。否則團體不固。民生難成。未至平世之時。而遽欲去君主。是爭亂相尋。至國種夷滅而已。猶嬰兒無慈母。則棄擲難以成人。蒙學無嚴師。則游戲不能成學。故君主之權。綱統之役。男女之別。名分之限。皆爲亂世法。而言之。至于平世。則人人平等。有權。人人飢溺救世。豈復有閉門思不出位之防哉。若孔子生當平世。文明大進。民智日開。則不必立綱紀。限名分。必令人人平等。獨立。人人有權。自主。人人飢溺救人。去其塞。除其私。放其別。而用通通公三者。所謂易地則皆然。故曰禮時爲大。禮運記孔子發大同小康之義。大同卽平世也。小康卽亂世也。故言父子之義。平世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亂世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言夫婦平世則男有分。女有歸。分者有所限。歸

者、能獨立。男女平等。自立也。亂世則以和夫婦。言君臣。則平世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亂世則大人世及。言兄弟。平世則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有所養。亂世則以睦兄弟而已。言貨力。則平世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己身也。不必爲己。亂世則貨力爲己。凡此道皆相反。而堯舜大同。禹湯文武小康。亦易地皆然也。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悖也。通此乃知孔道之大。如不揣時地而妄議聖人。則是生于冬者而議夏時不用重裘。長于赤道者譏冰海人之不衣葛。豈非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虫不可以語冰。曲士不足以語道哉。此爲孔子第一大義。六經皆當以此通之。否則雖聖人之制作。亦有不可用矣。豈知孔子爲聖之時者哉。孟子此說。可公證羊爲學孔學之正法。學者由此學。孔道方有可入。由此言進化。治教方不歧誤耳。春秋三世。亦可分而爲二。孔子託堯舜爲民主大同之世。故以禹稷爲平世。以禹湯文武周公爲小康。君主之世。故以顏子爲亂世。學者通其意。不必泥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人之靈明。包含萬有。山河大地。全顯現于法身。世界微塵。皆生滅於性海。廣大無量。圓融無礙。作聖作神。生天生地。但常人不識自性。不能自信。自證自得。舍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耳。如信得自性。毫無疑惑。則一念證聖。不假修行。自在受用。活潑潑地。程子識仁篇。所謂識得此理。渾然存之。不勞防檢。不勞披索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人之精爽神明。有此境界。此固人人同之。不問何教。禪者養其靈魂。秘爲自得。後世不知。斥爲異氏之說。豈知孟子特發秘密之藏。神明之妙。以告天下學子。後世儒者何大愚。割此天府。腴壤於人而不認哉。今特發明之。以復舊地。與天下有性善種者共證此樂焉。至於推行爲太平道。則推己及人。莫如強恕。人已不隔。萬物一體。慈憫生心。卽爲求仁之近路。曾子言孔子之道。忠恕而已。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終身行。孔子告以恕。故子貢明太平之道曰。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人人獨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

交相親愛。此爲人類之公理。而進化之至平者乎。此章孟子指人證聖之法。太平之方。內聖外王之道。盡于是矣。學者宜盡心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性者。人之靈明稟受於天。有所自來。有所自去。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又曰。魂氣則無不之。故不隨身之生死而變滅。或稱明德。又曰。德性。精言之謂神明。粗言之曰。魂靈。其實一事也。常人不足言神明。若君子所性。從無始末。積仁積智而習成。經歷萬變而不壞。其生於世。偶然之過。猶日光中之留影也。影之軒冕泥塗。於神明何預。太虛過雲。明鏡照花。色相瞥然。何所增損哉。故被袵飯糗。超勝無與。絕糧曲肱。寬然自樂。不爲外物所累。故其內觀湛然。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乘六氣。御蒼龍。浮游於天之外。與造物者爲伍。生色睟然。面盎背。不言而喻。

也。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仁義禮智。根於心也。凡聖者之自得。皆超然于天人之上。視人間世。皆腥膻培塿。視皇天帝霸。皆塵垢糝糠。不足當一喙也。至舍身劬體以爲之。則因不忍人之心。盛大熟蒸。不能自己耳。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易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

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
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
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
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
班乎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
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泰山之于

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

此明孟子之學術。知言養氣不動心而歸于學孔子。尊孔子。蓋能反身而信萬物之備於我。能見性而知大行窮居之無加損。則於諸天之中而有地。渺乎其小。況於地中而有中國乎。中國而有齊。于齊中而爲一卿相。曾不啻大山之一石。大海之滴水也。而何足動心乎。孟子故言其不難。而發出不動心之法。告子之學。禪家麻三斤。乾矢厥之義也。一念萬年。其法直捷而易。惟浩然之氣。集義而生。配義道而無餒。至剛大而直。養無少害之。則剛者益剛。大者同大。及其至也。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爲孟子所特有。自得而爲性善擴充之極功。得此乃歷劫不磨。轉輪無礙也。其直養之法。則曰必有事焉。勿助勿忘。甚矣。孟子之善言養氣也。不有事則忘。忘則蕩而氣散矣。太用心則助。助則暴而氣亂矣。若是者。皆害之也。輪扁之斲輪也。不疾不徐。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官知止而神知行。得必有事。不助忘之意也。宋賢言從理。孟子言養氣。

夫人氣之爲也。以氣配理而養之。乃足以助精魄而強神明。鄭伯有以取精用宏而能爲厲。齊王子以居移氣。養移體而大其居。魂魄毅兮爲鬼雄。氣剛大之爲神明。乃義之至也。知言者知類通達。明無不照。學無不通。洞灼顯微。辨窮是非。孔子之四十二惑也。夫浩氣大勇也。知言大智也。惟大勇大智。而後能擴充其不忍人之心。以保四海。所謂大仁也。蓋孟子之學在仁。而用力則在智勇。學之能事畢矣。孟子之道。一切出於孔子。蓋孔子爲制作之聖。大教之主。人道文明進化之始。太平大同之理。皆孔子制之。以垂法後世。後世皆當從之。故謂百王莫違也。孔門多言百世。三十年爲一世。百世則三千年。莫有能違孔子者。故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公羊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太平大同之理。發而未光。有待後聖也。三統之禮。無所不通。樂則韶舞。見揖讓之德焉。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此足見大仁之公。太平之道。足以照灼大地。而共尊親矣。由古言之。生民未有其盛。由今言之。天地未有其聖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孟子明人禽之界。卽在仁義與不仁義之分。進化退化。相去幾希。言之深切。因歷舉諸聖而自明傳孔子之道也。陳白沙爲禽獸說。不止文明野蠻之相去而已。明於庶物。則智崇而格於物。察於人倫。則禮卑而不異於人。禹湯文武周公。皆撥亂而文者也。而孔子承之。此卽末章稱由堯舜以至孔子。傳道統之義。惟孟子之言孔子。不稱其盛德至聖。但言作春秋一事。好辨章述三聖。稱孔子亦同。又於春秋別白事與文皆非孔子。惟義乃孔子所取定。下又云。春秋天子之事。然則春秋一書。爲孔子素

王改制之書。而傳說所傳春秋之義。乃爲孔子親裁之微言大義可決矣。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鄭玄注曰。大經者。春秋也。孝經緯。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蓋春秋有三世進化之義。爲孔子聖意之所寄。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功冠生民

者在是。孟子學孔子之道。嘗傳春秋學。故知孔子之大義微言。然則求孔子之道。當

於春秋。而考孟子之道。亦出於春秋矣。其詳見吾所著春秋爲素王改制之書考及春秋郵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孟子傳公羊

學私淑諸人者。子思也。史記孟子列傳。學於子思之門。蓋孔子爲創教之發始。孟子

爲孔子後學之大宗也。如佛之有龍樹馬鳴。耶之有保羅。索格底之有亞士滔圖矣。

性命心身附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

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故好是懿德。

此明天生民以物則善性。人人可爲善也。詩有物有則。一言孔子以爲知道。蓋天每生一物。賦之以形色識性。皆各有度量分界一定之則。是謂天則。有氣之水土。有生之草木。有知之禽獸。皆然。窮物理學者。不過考其天則而已。剛柔飛潛。各如其則。而適其性則能用之。若附子性熱。大黃性涼。因其則可以爲醫。金類傳熱。電氣通遠。因其則。故可爲電綫傳聲傳言。若夫人之貴於萬物。其秉彜之性。獨能好懿德。好之云者。如磁之引鐵。芥之引針。其以太之所含。能與懿德合而攝之。如陽電陰電之相吸也。非本有其電。則不能與他電相吸。此人獨得於天者也。董子春秋繁露。爲人者天

篇曰。爲生者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玉杯篇曰。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王道通篇曰。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有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智廣大而博。此民所受之天則。故自好懿德也。天則又名天性。中庸曰。德性。又曰明德。傳謂人既生。魄陽曰魂。是以精爽至於神明。孔子所謂魂氣。則無不知。又曰。知氣在上。易所謂知氣遊魂。但有精粗之殊。故有神明精爽之氣之別。其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是不隨體魄而化。無死生之可言。亦不因父母而始有。善養之可歷萬化而無盡也。但視所養之淺深厚薄。及偏倚如何。以爲生生之現。受要人皆有之。堯典所謂明其峻德。大學之貴明其明德。中庸之貴尊其德性。詩所謂予懷明德。孟子之言養性擴充。此物此志也。若無此性。則無此明德。自不好此懿德矣。仁義禮智。卽懿德也。惟人入於形色體魄之中。則爲體魄所拘。投於聲色臭味之中。則爲物交所蔽。薰於生生世世業

識之內。則爲習氣所鎔。故性不能盡善。而各隨其明闇輕清重濁以發之。要其秉彝所含之以太。終不能沒。苟能養之。終可以人人盡善。蓋惟人人有此性。而後得同好仁而惡暴。同好文明而惡野蠻。同好進化而惡退化。積之久。故可至太平之世。大同之道。建德之國也。若無好懿德之性。則世界只有退化。人道將爲禽獸。相吞食而立盡。豈復有今之文明乎。此孟子探天則而爲言。摻人道於至貴。令人不自暴棄。以爲太平之基者乎。其情可爲善。乃所謂善。此孟子性善說所由來也。卽董子以爲善質者也。董子固主性善者。然董子以爲善質不能謂之善。必至善乃可謂善。此乃泥其名耳。春秋繁露性善篇曰。或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卒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境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

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於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諸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於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爲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爲。止於繭。蔞與禾。以蔞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之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下不可以名性。名性。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纈以涓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致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而所自有。則教誨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蔞之性。未能作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

乃以爲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董子之正名固善，但善亦有等。至善可名爲善，則善質亦可名爲善，但有精粗之分，而可名爲善，則一也。論衡本性篇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遂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

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傍。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昏。人生目輒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性情。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然。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成就。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嗜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

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亂言。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性情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陰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

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者。人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故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有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

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張橫渠謂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朱子謂性爲人所受於天之理。蓋專用張子義理之性言之。今考之書曰。不虞天性。又曰。節性惟日其邁。詩曰。俾爾彌爾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尊德性。夫曰天性德性。尊之率之。彌之。皆就善而言。若非善者。豈可尊之彌之率之。其當節當修當繼成之者。以性雖有善質。而非至善。卽荀子之說性者。本始質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質樸者。猶粗惡未精云耳。隆盛者。彌之節之率之。加以文明。然則孟荀大概皆同。但標明曰善曰惡。此蓋諸子立義之常。猶云心無二耳。後人不善體會。遂生訟端。漢儒之議孟子。宋儒之斥荀子。亦非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王充所謂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性惡。中人以下者也。善惡混者。中人也。說非不是。但孟子之言性善曰。其情可以爲善。則仍是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耳。並非上智之由仁行義也。荀子之本始質樸。但未加文飾耳。亦非下愚之不移也。孟荀所指。仍皆順就中人言之也。古今學者之言。

孟荀皆聞其性善性惡而議之。不細讀此二言而生駁斥。亦可異也。告子曾與墨子辨者。見於墨子。蓋亦孔子後學。而爲孟子前輩大儒。惟其言性曰。無善無不善。類楊子之善惡混。亦於孔子性近習遠之說。未爲大謬。無善無不善。卽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皆就中人之姿言之。說亦相近。有性善。有性不善。則孔子所謂上智下愚不移。世碩漆雕宓子賤公孫尼子之說。皆孔子之支流餘裔也。孟子獨標性善。就善質而指之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乃所謂善。此以舉世暴棄而欲振拯之。乃不得已之苦心。立說有爲。讀者無以辭害意可也。張子所謂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蓋兼理氣言之。其善乎。然莫精於董子之言也。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情亦性也。天雨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白虎通亦言之。此實精微之論。蓋魂氣之靈。則仁體魄之氣。則貪魂。魄卽陰陽也。魂魄常相爭。魂氣清明。則仁多。魄氣強橫。則貪多。使魂能制魄。則君子。使魄強挾魂。則小人。吾嘗見狂疾之人。只知食色。不識母妻。是其魂盡去而魄猶存也。若神人者。飢膚若冰雪。清明在躬。不爲魄累。故死而猶存。蓋魄死。

而魂存也。若其魂魄之清濁。明闇強弱。偏全互相衝突。牽制以爲其發用。於是人性萬端。人品萬彙。嘗爲人性表考之。分爲萬度。錯綜參伍。曲折萬變。但昔人不直指魂魄。或言陰陽。或言性情。或言精氣。皆以名不同而生惑。若其直義。則一而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菴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菴。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菴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菴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菴。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第一說性猶杞柳。義猶栝菴。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菴。卽董子性如繭如卵。卵待復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之說。又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生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苟

子曰。性者。本始質樸。僞者。文理隆盛。與告子說合。蓋無杞柳之質。若水者。則不能爲柤棬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猶乃若杞柳之質。可以爲柤棬。然則告子。荀子。董子。與孟子。實無絲毫之不合。特辨名有殊。而要歸則一也。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卽董子所謂善質。夫董子曰。善質。旣不能去其善之名。又何爭於孟子哉。至王教之化。大學所謂止於至善。物有等差。善亦有等差也。孟子以善質爲善。亦可行也。杞柳爲柤棬之說。孟子亦不能折之。但在順而擴充。不在逆而戕賊耳。蓋仁義乃人性之固有。自然。若從井。揀人以爲仁。乞醯。與人以爲義。是則戕賊人以爲仁義。如印度梵志之捨身苦行。是非人道。且戕賊人矣。告子之說。在不識仁義。故孟子以爲禍仁義。若其言性。仍非大誤。但譬況不若性禾善米之更精耳。孔子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故孟子之言性。全在率性而擴充之。如火之由一星而燎原。水之由涓滴而江河。此乃孟子獨得之要。而特提妙訣。以度天下者。此其所與告子。荀子。董子。槩括克制之道異也。然論語曰。克己。佛氏降伏其心。當據亂世之生人。熏習於累生之惡業。惡識。

不能不用克制。如孟子以擴充普度。直捷放下。如飛瀑滿流。冲沙徙石。開成江河。而達於海。氣勢滔滔浩浩。此仍爲上根人語。爲太平世說。粗下之人。亂世之時。不易承當耳。然直証直任。可謂無上法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第二說性猶湍水。可東西流。視人所決。此卽性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之說。亦楊子所謂善惡混也。合於孔子性近習遠之義。爲中人言之。本無可議。孟子以爲爲不善。乃搏激使然。似於人性。不當以人性拘於體魄。蔽於物欲。熏於業識。其爲不善。乃亦極順而自然者。然生於濁世。激於惡風。舉國皆飲狂泉。掩鼻而解鼻。舉扇以避塵。卒無能出之者。若戰國五代之視殺人爲日用飲食之事。此則近於搏激。非復人

性之本然矣。由太平大同之世。追論今世之各國秣馬厲兵。嚴分疆界。日營礮槍火器毒藥。殺人之具。精益求精。亦必不解其故。以爲狂而失人之本性矣。則孟子之說。亦未爲過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玉之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第三說。生之謂性。與孝經緯及莊子所謂性者。生之質也同。荀子曰。性者。本始質樸。董子亦謂天地之所生。謂之性。又曰。性之名。非生歟。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當是性之本義。制義制字者。所爲。孟子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折之。未能窮告子也。夫有物有則。故物理萬殊。將就物之萬殊言之。非止物物各殊。人與物殊。卽人與人性亦極殊。夫人之性。有萬億之不同。如堯舜之與武后。張獻忠。善惡相去固遠也。卽就性善言之。堯舜孔子。伊尹之上聖。及顏子。黃憲。高允。元紫芝之純德懿行。季札。子臧。華盛頓之高蹈大讓。以及鄉里善人。其等固有千百。

級之殊。薰蕕殊臭。東西相反。人之性。固不猶乎人之性矣。卽犬之性。亦有義。犬有瘠。犬性亦不猶犬性矣。如將自大同言之。則牛犬亦能知覺運動。亦能提携親戚。抱哺其子。且屢見義犬爲人復仇者。豈止犬性猶於牛性。亦不有與人性同者耶。況人生與牛生不同。指明人性。其靈明而貴於萬物。自與牛性犬性有別矣。但腦度較多。魂靈較足耳。且孟子固以形色爲天性。形色非生而何。而以詰難告子。未得其解。朱子謂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各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生卽兼理氣而言。無所不包。夫謂之大德。何嘗不爲理。何嘗專就氣言之。卽孟子亦言形色爲天性。則性不專就理言。在孟子亦無異說矣。且孔子言知氣在上。若魂氣則無不知。又曰精氣爲物。又曰元者氣之始也。無形無始。

有形以生。造起天地萬物之始。元氣、知氣、精氣，皆理之至。蓋盈天下皆氣而已。由氣之中，自生條理。物受生氣，何嘗不受生理。但與人不同，非止與人不同，亦物物不同也。朱子注中庸，又言人物之生，各有健順五行之理。則言物亦受天生之全理。與此異矣。若以性不爲生而爲理者，然則性之文當不從生而從理乃可。朱子未知生與氣，卽未知性。且持說未定而難告子，亦非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

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告子以食色爲性。而孟子不難之。蓋孟子亦以形色爲天性。則生之謂性。衆論所同。但孟子言人性與物性不同。此不過細析之。告子亦以人性不與物性同也。若渾言之。則生之謂性。無疑義矣。若義外之說。則告子誠大謬。權衡其宜。皆由中心。孟子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一言斷定。其他權衡於敬鄉人、敬兄、敬叔父、敬弟、飲湯、飲水之宜。皆由內心。不待辨矣。而孟季子猶惑之。公都子不能答。此言道所以難也。告子以長爲外。則何以不敬長馬而敬長人。然則長之爲內。無可言矣。卽白之在外。亦由吾目光見之。若吾目光有炫。則有以白爲青黃者矣。此告子不知精義入神之學。其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眞告子之大謬。與論性諸說不同。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故者已然之迹也。謂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人所共有。可考其已然也。利者自然也。當因其已有而順以導之。若以爲戕賊擄激槩括是鑿之也。仍是難告子杞柳桮棬之說。蓋孟子以人人之性。皆有善質考驗。以人皆可得。但當擴充之。而不必矯揉之。故言宜養而無害。又言順杞柳之性以爲桮棬。皆行所無事之義。蓋孟子專主養魂靈。使明德常明。妙圓自在也。無暴其氣。順因其魄。使四體從令。食色不礙。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於是闔關舒卷。無所不可。此孟子之自得。而導人入性之直路也。如水然。但得有源。則浩浩流去。屈曲以赴。遂成江河。於以波瀾灑漫。絕無涯涘矣。若荀子槩括之說。則終日築隄以防漲溢。而決隄如故也。故孟子之言性。如禹之治水。專主淪濬疎排而利導之。荀子之言性。若賈讓王景之治河。專主築隄而遷民以防捍之。

若宋賢之言理性。則本於佛氏絕欲之說。並不留賈讓之游隄。以留餘地。於是河日漲而隄日高。甚至水底高於平地。而河決無日矣。此亦孟子之惡智者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天之生人。與以心思耳目。形體手足。聰明睿智。才力氣魄。廣大精奇。足以配天地。本神明贊化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我有心思耳目。形骸手足之用。一一各得其天。則我有聰明睿智才力氣魄。一一各竭其天才。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人物本在我性內。則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天地之化育矣。此惟聖人能之。其中智之士。亦當謹受天與。有此形色天性。皆思所以覺後知。覺後覺。飢已飢。溺已溺。其餘亦無暴棄天物。克求自立。修身以答天命。若夫棄聰明而不用。舍形骸而不治。則爲棄之。民斯爲下。幸負天與之形色。諺所謂錯受人形也。蓋旣爲人形。當盡人理。行人道。供人職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心者人體之精靈。凡知覺運動。存記構造。抽繹辨決。情感理義。皆是也。包大腦小腦。而言。性者。天賦之知氣神明。合於人身。而不繫於死生者。以天之精氣附人之心體。以魂合魄。合成人靈。故能盡其心。感覺運動。存記構造。抽繹辨決之才。則能知人性。神明精爽。魂靈之妙。而可推知乾道變化之神矣。人爲天生。性爲天命。收攝保任其心。無使爲物誘所化。則退藏於密。清明在躬。培養擴充其性。無使爲習俗所熏。則光明剛大。參贊化育矣。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全其所受。所以事天也。命者。天與之。運會氣數。修短窮通。非人力所能爲。天與我身。我則奉天而不違。謹修其生。而安俟其死。不敢分毫營求於天之外。而別求長生不死之方。蓋性既能養。則神明常存。視身之死生。如旅宿之舍。傳火之薪。燒壞無礙。但隨順受之。自無畔援歆羨也。且深知天道。則天亦物也。既爲物矣。亦有壞期。雖修短不同。而終歸於盡。雖歷劫無盡。而終於有窮。天且有盡。况受於天之人身乎。故乾道以變化爲義。

觀於大化。浩浩隨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視死生爲日暮。上與造化爲徒。此孟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爲命也。

命爲孔子大義。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上論終篇。時哉時哉。下論終篇。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皆以時命爲大義。而特舉之。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責子貢之不受命。中庸言居易以俟命。故孝經緯有三命。曰。正命。曰。隨命。曰。遭命。孟子傳孔子之學。故篤信命。而大發莫非命之義。言

正命者與孝經緯說同。其巖牆桎梏。則所謂遭命也。董子春秋繁露。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是也。蓋以壽夭窮通。富貴貧賤。榮枯得喪。皆有天數。非人力所能爲者。是曰命也。人能知命。則自能不歆羨。不畔援。自能安處善樂循理。天下無惡人。治化易成矣。列子亦是孔子後學。其力命篇。發之最明。班彪王命論。鍾輅定命錄。皆儒家之傳說也。是故哀公至愚而爲君。孔子大聖而爲臣。顏子以盛德而窮夭。盜跖以無道而壽終。伯夷以高節而餓死。景公以庸人而干駟。此皆有命。其命之因。遠而難考。孝經緯曰。善惡報也。京房易傳。言精氣游魂。有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歸魂、游魂。蓋孔子之微言也。則其善惡之因。以爲立命之報。蓋在前世矣。前世善惡之大小。以爲今世受報之大小。長短相補。輕重同計。特窈微深遠。非人淺短所知耳。董子曰。人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逆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

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董子之明氣化殺運。眞深於天人造化之故。而發難明之理矣。今無綫之電能通言。傳聲於千萬里。氣之接聯通貫。至易見也。吾見婦女觀演劇。有塗面者。感而成孕。子生。面色半分紅藍白。氣之能變化。成實形色。又可徵也。今之日光射地。乃發於十二年前。而今乃到。則報應之因。在前百數年者。至今乃發。如光如電之極速。而亦久乃傳到。並非異也。是故君子當知命。知命則無求。聲色臭味安佚。皆順其自然。自能安分循理。不慕乎外矣。若夫造命。造因。則當積仁積智。以流恩澤。發光明。成浩氣。與造化相通。而更變之。此君子所以日從事仁義禮智。以同流於氣運之中。而樂天不厭也。墨子攻孔子。故作非命篇。然此乃天道。豈能攻哉。論衡命義篇曰。傳曰。說明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言也。自然而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

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命凶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惟命善乃能求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妊娠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

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毋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與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苦。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命善祿盛。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偶幸偶。或與命祿並。或與命離。遭偶幸偶。遂以成完。

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並者也。中不遂成。善轉成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王充之言。命亦辨矣。故孟子曰。莫非命也。金不能與大冶爭。而謂人能與天爭乎。故居易以俟。順受其正。不將不迎。其來不樂。其去不悶。其得不喜。其失不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過巖牆未必死。見桓魋未必殺。然僥倖之得。非正遇也。故孔子過壞城而疾驅。過宋而微服也。是故我受於天。仁義禮智。天道之性。則求擴充之。以其仁施於父子。以其義施於君臣。以其禮施於朋友。君臣以其智施於賢。以其天道施於聖。此我自盡其性而必得者。得之則爲聖賢矣。我受於天。聲色臭味安佚之。命則有預定者也。窮通得喪。豐歉苦樂。人各有分。人各有因。雖欲求之。未必得也。若其得者。則命已有之。不待於求。若命所無。求亦不得。故有終身仕官。鑽營奔競。而不得一官。終身治產。勤苦力作。而不得一飽。若其帝王之子。陶猗之孫。則生而富貴。備極聲色臭味安佚之奉。此豈復有少求而得者哉。求所必得者。安命。運以樂天。道則盡其在我。遇則聽之於命。人誤以聲色臭味安

佚爲性。而日求富貴。誤以仁義禮智天道爲命。而不求聖賢。求所不應求。而不求所可求。則惑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自誠明。謂之性。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所謂由仁義行。無所爲而爲善者也。堯舜性之也。可學而未易至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樂天故不憂。敦仁故能愛。庸言之信。庸德之謹。素位居易。不願乎外。循法而行。以俟天命。湯武反之。君子所學而能至者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日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明人性皆善。但貴得養。其不善者。皆由失養所致。指點痛切。孔子弟子。後學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苾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蓋亦言養也。孟子傳授子思之學。亦言養者。故養氣言勿正勿忘勿助。言養之法最精妙。但孟子鑒於時人之安於暴棄。故但言養其善性一義。言人人皆本有仁義之心。升之於至尊之界。以與禽獸殊科。此孟子待人道之厚也。孟子之言性善。仍就大衆中人言之。略與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同。且日而伐之。夜氣不存。仍是習於惡則惡也。又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所謂陷溺其心。仍是習相遠之義。不爲上智下愚而言。但標名性善。以爲引進。此是善誘之苦心。不必以辭

害意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賁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明聖人與人同。故理義爲人人所悅。孟子言大同者。故言性善。言聖人與人同。擠

人人於青雲之上。使人無自棄。而共成平世大同也。蓋聖人亦人耳。我亦人也。耳目手足形體皆同。聰明才智亦同。嗜好既同。倫理亦同。故聖人立政創教。皆本諸身。不爲人不能行之道。而人人能從之。以愛人爲體。則威有不忍之心。以羞惡爲用。則威有不屑之意。故人人可從聖人。亦人人可爲聖人。其有不能者。皆陷溺其本性使然。明珠投於汚渠。外雖被汚。而本體之皎潔自若也。孟子之普愛同類。而善度同類。皆爲聖人推舉同類。皆可爲聖人。其不薄同類而親愛同類。可謂至矣。類乃孔子之大義。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禮三本曰。祖宗者類之本。董子曰。仁者愛其同類。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

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楨，養其楸、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焉，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二章皆明養其大體而爲大人，養小體而爲小人之義。而第一要義在無爲物交所引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夫至於化物，則與牛、哀、化、虎無異，不得爲人矣。人之生世，與接爲構，莫非物也。藉耳目爲接物之官，卽以耳目爲化物之具。紛華徧印於我腦，嗜欲深移於我情，其始藉以爲歡娛，其後大生其愛戀，愛極生纏，纏極生習，愛纏展轉，熏習濃深，於是不能自主，甘爲物役，舍身亡生以從之矣。非惟物誘而已。凡生與之俱，一地有一地之風，一國有一國之俗，旣入其中，皆能移人積習。旣久與之俱，化忘其是非，非有大智慧大元定大猛勇之人，罕能提醒而不爲所囿。而智

慧、勇、猛、元、定，皆出於心。思、心、靈、之、智、能、辨、其、是、非、心、力、之、勇、能、除、其、纏、縛、心、神、之、定、能、堅、其、守、持。若、是、者、皆、在、於、思、思、之、文、上、從、腦、下、從、心、腦、與、心、合、爲、思、此、先、聖、之、古、義、得、物、理、之、精、者、也。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蓋、聰、明、爲、耳、目、之、德、而、睿、智、爲、心、思、之、德、也。睿、智、可、以、作、聖、故、思、爲、人、之、主、要、矣。質、而、言、之、心、思、之、官、者、魂、靈、也。耳、目、之、官、者、魄、質、也。魂、魄、之、好、不、同、而、常、相、戰、矣。然、魂、清、虛、而、無、憑、者、也。必、藉、魄、乃、爲、用。魄、強、實、而、無、知、者、也。多、背、魂、而、自、專、故、魂、魄、交、爭、魄、必、勝、矣。以、魄、多、而、魂、少、魄、實、而、魂、虛、魄、強、而、魂、弱、故、也。故、人、皆、縱、任、耳、目、口、鼻、身、體、從、魄、以、行、擾、擾、焉、不、知、所、之、以、其、無、主、也。昏、昏、焉、別、有、所、適、沈、沈、焉、若、有、所、醉、以、其、無、知、也。積、之、既、久、亦、從、而、迷、焉、則、喪、其、天、官、失、其、天、性、壞、其、天、身、爲、小、人、之、歸、矣。非、徒、其、一、生、且、將、世、世、而、沈、淪、焉。若、魂、靈、則、清、明、光、潔、端、莊、粹、一、泊、然、無、營、超、然、無、染、能、抽、繹、事、理、能、辨、別、是、非、凡、曰、明、德、德、性、神、明、皆、是、也。苟、能、立、以、爲、主、以、統、魄、官、令、物、不、能、引、俗、不、能、移、卓、然、立、青、雲、之、上、不、物、於、物、而、造、物、闔、闢、養、舒、無、所、不、可、欲、仁、則、仁、欲、義

則義。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成。就。遠。大。而。爲。大。人。也。故。縱。欲。敗。度。而。至。楊。廣。武。墨。任。耳。目。身。體。之。魄。欲。者。也。讓。天。下。如。堯。舜。華。盛。頓。舍。身。家。如。佛。立。心。思。之。魂。靈。者。也。魂。魄。皆。極。清。強。而。魂。能。制。魄。則。聰。明。可。助。睿。智。之。用。而。制。作。大。成。如。孔。子。矣。魂。魄。極。清。強。而。魄。不。能。制。魄。則。睿。智。助。聰。明。之。用。而。功。業。成。如。唐。太。宗。拿。破。侖。矣。其。他。皆。視。魂。魄。之。孰。強。孰。爲。用。事。魂。用。事。者。爲。大。人。魄。用。事。者。爲。小。人。而。以。分。數。判。之。可。作。表。而。考。之。也。故。大。人。者。在。先。養。其。魂。靈。統。御。其。體。魄。而。已。大。學。言。在。明。明。德。詩。言。予。懷。明德。書。言。克。明。峻。德。以。及。佛。氏。之。明。心。見。性。皆。先。養。其。魂。靈。也。論。語。言。克。已。復。禮。易。言。懲。忿。窒。欲。以。及。佛。氏。之。降。伏。其。心。皆。以。御。其。體。魄。而。已。荀。子。明。禮。學。故。專。以。制。魄。爲。主。孟。子。明。性。學。故。專。以。養。魂。爲。先。得。道。不。同。故。條。理。迥。異。是。皆。孔。子。之。支。流。而。孟。子。得。其。本。矣。此。爲。孟。子。直。指。人。道。普。度。聖。法。學。者。宜。用。心。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

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二章明人人皆有良貴之天爵，可自求而必得，惡人之但求人爵而不知求天爵，其黠詐之徒，甚且假於天爵以要人爵，無其實而求其幹，終歸消滅也。人道政教並行，故爵德並尊，而人主之尊，不過一國一時，教主之尊，足以爲天下萬世。然則天爵之貴至矣。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壘。景公千駟無稱，不若伯夷餓死後世，誦義無窮。顏曾陋巷布衣，而光明萬倍於卿相。孔子周室陪臣，而教澤施於百王。以及乞食之佛、巫醫之耶，垂數千年之教，合數萬萬之徒，廟像莊嚴，偏於大地，經論千萬，行於重洋，置人主於教主中，不過一蟲耳。然則天爵之尊，過人爵遠矣。修學厲行，則邑里敬之，故天爵人人可得，奔走鑽營，伺候公卿，得失尙有命在。况以貴人視之，賤莫與京。時枯時榮，喘息惶惶，寵辱可驚，果孰得而孰失哉？若夫處士虛聲，假捷徑於終南，高

行取名。變晚節於權貴。若華歆以耆德見重。牽伏后以媚曹。許敬宗以碩學致位。媚武纘以篡唐。杜預以經術治行著。而畫策以篡魏。褚淵以名德清行顯。而佐人篡舅家。此則朋友爲之割席。兄弟惜其期。願遺臭後。載亦何得矣。孟子特發天爵之義。令人人皆有良貴。可反己而得不慕於外。其度人之功德大矣哉。人之自棄其天爵良貴者。抑何愚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心不若人之智慧。則不知學問以求之。心不若人之仁義忠信。則不知力行以求之。聖人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人人歌誦之馨香之。而我乃爲常人。學問不高。修行不聞。可惡孰甚。惡其小者而不惡其大者。故孟子以爲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人莫不欲爲大人而恥爲小人。至於愛身則不養其大體而爲大人。乃養其小體而爲小人。小兒見棗栗而知取之。以養身。見金珠則不取也。常人見金珠而知取之。以潤身。見仁義則不知取也。今禮義生於心。聞譽施於身。養之者豈不厚哉。惜人不知之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天下雖大。我身爲本。若無我身。卽無天下國家。故君子之道。本諸身。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修己而後安人。正一身而後正百官萬民也。

仁義禮智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明仁義不可不求。孟子之言仁義。非由外鑠。直指爲人心人路。則無能外之矣。鞭辟近裏。直指現在。舍盡一切。專求本心。掃盡葛藤。蕩滌蘊澤。獨得直截之大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此言仁義求之甚易。因人人之所固有而導之。因人人之所已能而拓之。是擴充下手之法。中庸所謂致曲也。從淺近引譬。良工心獨苦矣。天下多不害人不穿窬之人。則天下皆爲仁義。但視充不充耳。充則爲大人。人不充則小人。鄉人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尙志。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人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此明士志於居仁由義。卽爲大人。不妄殺人命。不妄取人物。此二戒卽爲士行二戒。雖淺而終身行之亦甚難。一迫於事勢。壓於權強。不妄殺妄取者寡矣。故但能有志於是者。卽非常人。若爲國者爭地殺人。其爲妄殺妄取尤甚。故孟子以規王子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董子曰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故仁義由君始。責難之義也。此據亂世之說。若平世則人人仁義不待專言君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所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

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孟子言仁義而戒懷利心以爲開宗明義者。蓋一懷利心則絕於聖人之途。而無從言者也。故以爲第一義。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蔽。何以異哉。推極禍害。驚心動魄。以利爲亂始。可謂深痛明切矣。易言乾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始以美利天下。利國前民。書言黎民尙亦有利哉。大學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孟子何嘗不知。但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書大學所謂利者。仁以安人。是卽仁義也。仁爲人利。卽能我利。

義得人。和。卽得人利。但如此謂之仁。不謂之利矣。得其和者。人已之界。甚平。無侵無越之謂。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均也。春秋所謂名分。子貢曰。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義之和也。如此則利可也。孟子所戒。是懷爭奪心者。不和不均。其禍亂必甚。進於文明。升於太平之界。皆視此矣。或謂天演人以競爭。安能去利心。不知競爭於仁義亦爭也。若必懷利心。是亂世與平世之所由異。而太平終無可望之日矣。邊沁發明利學。率天演者。明勢之自然。若誤從之。人禍滔天。聖人立教。裁成天道。輔相其不足。故不言利也。宋、極、莊子、荀子作宋、鉞。亦戰國創教之人。以山淵平情。欲寡寢兵。釋爭爲宗旨。五升之飯。弟子雖飢。先生不得飽。不敢忘天下。其心至仁。蓋諸子中之至美者。故孟子尊爲先生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懷義心者。雖日爲利而亦義。懷利心者。雖日爲善而亦惡。舜蹠之所分別於其用心。

之始而已。

右三章言仁義而戒懷利心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此言仁智無窮。而人之當先。則以當務急親賢爲先。當務則時時不同。人人不同。要皆有當務者。如吏之於政。士之於學。商之於貨。工之於藝。農之於產。是其當務。其他雖有妙道。在所後也。皆指點人下手之處。故迂闊而遠事情。非儒者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明愛人治人禮人。一切當反身求己。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命雖自天。而人當自修以配之。不得恣肆。譬立巖牆。是自求禍。天無如之何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亦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人道幾希之異。專問存心如何。存心仁禮，則可爲堯舜。存心不仁不禮，則可爲禽獸。人人各自反身責己，則患自平矣。孟子志仁大平，故言必稱舜。人人性善，人人可爲舜。人人可以舜自比，人人以不得如舜爲憂。取法乎上，則雖墮落亦僅矣。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

舜而已矣。少年日常誦之人。能日誦此數語。激厲其志氣。必不墮於卑污。今之華盛頓者。亦舜之儔也。人人以不及華盛頓爲憂。此亦孟子所許乎。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章責人不爲仁爲極。愚。下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者。爲人之役。苟有仁義禮智爲人所尊。就四德中。仁爲之總。故人道以仁爲主。仁爲天之尊爵。其貴無比。人爵不能望之。其去人役。豈不遠哉。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壘。景公千駟。不若夷齊餓死久矣。人莫不耻於賤役。而不知自封天爵。豈不愚哉。孟子反覆導誘。其苦心至矣。學者可不悟歟。

右章言仁義禮智而歸重於仁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勝一車薪之火，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章校仁不仁之多寡，言仁在乎多，在乎熟，而責一得自足者。孟子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終致滅亡，如仁之小而未熟，終無所補益，成就亦與不仁同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此明習術宜慎。仁不仁本無定，視其所習。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其始在慎所習之術。一有習心，累生難改。見獵心喜，則殺根不忘。故今者亂世之人心，皆從大鳥大獸期爭嚼食而來。又從太古漁獵而至積無量世殺心，而有今日故貪殺之心。極盛人道安能致太平。今者火器日盛，甚且製毒烟藥，日加而無已。殺人之製，日進日新。謬種流傳，生生無已。人道何從有太平之日乎？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明仁不仁之得失。而重戒不仁。舉天子諸侯士庶人以明之。明自上下無一人可以不仁者。今以庶人考之。仁者愛仁。己不愛人。人亦不愛己。不愛之則侵犯之至矣。故不保四體。若愈貴者則所失愈大。至於亡國失天下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爰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明仁不仁之榮辱。人道競爭。天之理也。不仁而般樂怠傲。人將侮之。頃者萬國交

偏而我猶移海軍鐵路之費以築頤和園。則台灣旅順先失矣。日本之小改紀其政。則大國畏之。有天命而不力配。之有多福而不求。之馴至分危是自孽。不可活也。某於十年之前。上書言及今變法。爲未雨之綢繆。僅可爲之。過是不及。卒至大禍。每讀是篇。不能不掩面流涕也。夫桓靈早戒。何至有黃巾之亂。徽欽早備。何至有金人之禍。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念我邦族。哀我種人。何爲不可活若是乎。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

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

此明仁不仁在位之成敗。而有仁心者當法先王之仁政也。先王者孔子也。說見前。既

經累聖竭心思之經營。又經孔子竭心思之裁定。故可法也。徒法固不能行。徒善亦不見美。蓋仁政之法。所因甚大。而積人積智而得之。非一人一日所能驟成也。荀子言有治人不患無治法。其說太粗而未當矣。詩所謂舊章。實孔子改定新王之制。但孔子托之於古。故稱爲舊章。此是寓言。守舊者不能藉口也。孔子之仁法。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若不仁者不信孔子。上不信道揆。而無禮犯義。下不信法度。則無學犯刑。泄泄沓沓。則賊民興而國喪亡矣。君子觀於晉末清談。而五胡亂中華。梁世說空而侯景覆臺城。哲徽荒淫而金人破汴。神熹怠昏而闖賊亡明。每讀無道無法無禮無

學之戒。未嘗不流涕也。今者士夫無義。言則非道。吾不知所屆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此明仁不仁之敵不敵。人道競爭。強勝力敗。天之理也。惟太平世。則不言強力。而言公理。言公理。則尙德尙賢。然而文王以百里而興。紂以天下而亡。則仁最強。不仁爲最弱矣。秦隋之全盛。而胡亥楊廣亡于匹夫。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皆起布衣而有天下。覽觀今古。故孔子誦詩至此。曰。大哉天命。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章言不仁之自樂於亡言之深痛晉陽陷而請再獵一圍江都亂而聞好頸誰斫羣盜滿山而以太平諱飾偏安半壁而以歌舞懽娛寢于薪火之上巢於覆屋之下而鬻官瀆貨把持散奪儉竊鑽營以樂旦夕至其敗亡則譙周慣作降表而樂不思蜀馮道能仕累代而不失三公者皆是也近者鳳凰城破而傳戲稱壽不休台灣賠割而泄沓怠傲如故此非人之來伐而已之自割也古今一徹不知覆亡之不旋踵也哀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

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雀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不爲蓄終身不得苟不至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此章明仁之得民而必王不仁之失而必亡夫因人情所必趨物理所不能遁者大勢所歸不能違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父母之於子不過如此盡得民之道矣民之欲富而惡貧則爲開其利源厚其生計如農工商礦機器製造之門是也民之欲樂而惡勞則休息燕饗歌舞遊會是也民之欲安而惡險則警察保衛於舟車道路是也民之欲通而惡塞則學校報紙電機是也凡一切便民者皆聚之故博物院草木禽魚之囿賽珍之會凡遠方萬國之物古今快意奇異之事皆置之於都邑以樂之民樂則推張與之民欲自由則與之而一切束縛壓制之具重稅嚴刑之舉宮室道路之卑汚隘塞凡民所惡者皆去之民安得不歸故仁政不必泥古仁政不限一